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

威王楚元王之

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

嬰子恐張丑謂楚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也田盼子有

功於國

一國下有而字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

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與一作弗

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

言大臣與百姓不為今

嬰子逐

逐子曾本今

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也

遇敵也楚王因弗逐田嬰

齊一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

志輟止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

也氏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謂

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也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

也開公孫開為劉无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

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削地而封田嬰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

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靖郭君謂謁者无為

客通无通欲齊人有請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

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

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客曰

鄙臣不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君曰亡更言之无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鈞不能牽牽引

子繳不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今夫齊亦

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无奚以薛為夫齊奚雖

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

王之父計簿而數監見視覽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

官吾今與一作今靖郭君與靖郭君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

也呂覽作剽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齊貌辨之為人

也多疵疵闕病也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也証諫靖郭君不聽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也孟嘗君田嬰子田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滅

也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續呂覽揆吾家高誘苟可

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貌於是舍

之上舍令長子御日暮進食也舍上傳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靖郭君之

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

幾何貌辨靖郭君俱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

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

固不求生也固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

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

君之所聽愛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

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

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衛姬

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

必無今日之患也出走薛也

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地也靖郭君

曰受薛於先王先王君也雖惡於後王言為後王小惡吾

獨謂先王何乎謂猶柰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辨也

宣王大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寡人來靖郭君乎

靖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

靖郭君身來不乎也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劔宣王自迎靖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

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

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

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

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也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忌段干綸曰弗救則

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

也并其於齊何利利字无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

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

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邯鄲拔而承魏之

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

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

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猶折分也

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齊田臣思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

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

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

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

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也馬陵齊邑

將龐涓虜魏太子申韓魏之君因田嬰劉无田北面

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

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

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功勝魏也戰不勝田忌不進

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

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

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為二十兩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

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亦字驗其辭於王前信

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

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孫子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臆也齊將也大事

在祀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无解兵而入齊還使

彼罷弊於先先曾弱守於主彼謂主者循軼之途也

鎡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鎡使彼罷弊先先

作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

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

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若是則

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不然則將軍不

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

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

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
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无有
作福威福不作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威福不作鄒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
所進仕者以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

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躄眇麗眇讀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鏡也謂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

平君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公无也城北徐公
齊國之美麗者也忌忌字不自信而復復字問其妾
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

外來与坐談問之客曰客字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上一无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又一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畏而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於是一无於

入朝見威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徐公美
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

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下人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

吏民能能字无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卒也卒寡人

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朝聞寡人

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諫字无門庭若市數

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期年之後雖欲言无可進者循改

循曾端嚴无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

廷言与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

秦假道朝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

將而應之擊与秦交和而舍假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

使与秦旗章同欲以襲秦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侯軍者以威王

不應答應頃之間侯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

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

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遣發王曰此不叛寡人

明矣審明昌為擊手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

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左

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

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也吾一吾下使者者字章子將也

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
父未教教劉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
人臣欺生君哉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憂張丐曰臣請令
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
君之謀過矣過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
助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

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
魯足下豈如今令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
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
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
大矣全眾為中立无以為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眾助負敗者擊之
其見恩德亦其其甚大也魯君以為然身退師退師不復
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二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
本著作也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
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

也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憂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強秦秦不自相割力以附益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新為秦自相烹置秦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高辛帝嚳堯帝彭豸齊桓晉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

也乾爇也目不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而孤楚韓梁南向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出猶願王孰慮之慮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也親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

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構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

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國山東六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

東有琅琊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國疾如錐矢錐矢錐矢小矢戰

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散疾速即有軍役未嘗

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齊都臣

竊度之度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

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踞者

臨淄之途車聲聲劉擊手有肩摩塗道擊手相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眾多家數而富志高而揚高

也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

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

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不至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

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

闡至闡一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

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

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

虛獨

獨喘息懼貌

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

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

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

之教詔之

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

齊宣王也強大

大臣父兄殷眾

富樂無過齊者

盛

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

不顧萬世之利

顧從人說大王者為從謂蘇秦也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

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

覽受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

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河漳漳水

再戰而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

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僅裁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

河外河南

趙入朝黽池

趙入秦朝於黽池

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

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
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附託未嘗聞社
稷之長利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張儀也請奉社稷以
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曾字有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為與國

相與為黨與也

張儀以秦魏伐韓齊

王曰

宣王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

王之謀過矣

田臣思也

不如聽之

聽也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

趙必救之是天下

劉无

以燕賜我也

我自謂也

王曰善

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
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

國卒拔也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

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趨責

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有罪字又使至使致致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効之王致致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取割今齊王甚憎張張字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

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不

能相去離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

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關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以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

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且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

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

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

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

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卒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

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

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
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
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行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

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因

本作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犀東六國從親也

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

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嚙君必解衍解說也衍於衛君為

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

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

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

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也一本聽下有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移

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

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

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為公璧言可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賜其舍人

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

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

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

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

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

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

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

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

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

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

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

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

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无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无楚

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

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夫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

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

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无也字齒之有脣也脣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

務宜若奉漏壅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櫛

无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

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

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

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

太子在齊

質蘇秦謂薛公

薛公田文之父也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

子郢中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下也

楚自立王質之无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

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

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

入可以益

割於楚益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元亟去可以惡蘇

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

說二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

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

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非亟得下東

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

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

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

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

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臣觀薛公之

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

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

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

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

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

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太子何

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太子曰善倍

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

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

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

必不倍於王也齊无立太子辭必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

交齊辭一作而為交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

交也讎為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

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剗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

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

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

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

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

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

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

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

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

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无知之

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

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

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

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今蘇秦天下

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

於君之事殆矣此於治魯本无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

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

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

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

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

孟嘗君一作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止者

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

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

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

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爲人治

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壞土偶曰不然

吾西岸之士也土作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

梗也

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

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

二神人一日茶與一日鬱雷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人

此桃梗畫茶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人

茶與鬱雷皆在東海中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溜水

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

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

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

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孟嘗君名也

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

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

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荆固而攻

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

顏色齊宣王之子曰譎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

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

而得齊救比淳于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

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

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

君曰

君曰

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曾作青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

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

以為之也寸欲以為分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以吾毀之无憾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

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无以補本

有文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

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以臣之血湔其

衽湔汗也田瞽續瞽恐作瞽春秋傳鄭曰車軼之所

能至軼晉鄭游取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

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如使而弗及

也勝賢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

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

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

聞孟嘗君告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

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為大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

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

血以相盟誓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如此馬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是

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无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

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

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

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貉宜曹沫之

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鉞鐸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

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

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

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

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
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續別本髮標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

足下謂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

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

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皆以國事

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戌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闕也君召而

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

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

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

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

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似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

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

者而俱行侶俱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畢黍梁父

之陰則却車而載耳畢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

也載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

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

也言將復見也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

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

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

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因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

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

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

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

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无忌

无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郤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郤疑
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推殺晉郤取軍救趙故為天下
備循計劉增循作循字解邯鄲圍是齊入於魏而救邯
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

鄆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比界猶

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福曾一

劉一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今又割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衛之東野

割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

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

下而呂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

界而患急比三國趙魏楚界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

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

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

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

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无其字歌曰長鋏歸
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
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无其字歌曰長鋏歸
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
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

頃復彈其劔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情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于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

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願謂馮諼先生馮諼作願謂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金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

君臣恐懼遣大傅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无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无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先觀秦王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

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
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
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
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
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
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
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
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
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

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
客胡為若此寡人直与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
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
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
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

續別本有君曰二字

好士也雍門養叔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与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
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
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
百乘无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

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廔西施哉色与馬
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
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
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
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觸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
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
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
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
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
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
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簷天下之士
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

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
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
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
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
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誅
滅滅亡无族晁去滅亡无族四字集无之時欲為監門
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
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
凶從之是故无其實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

者約无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

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无其實德者

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南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

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問不

媿下李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

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者无形者形之君也无

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李

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与非曾本

孰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
非下人而尊貴士与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
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
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无為弟子且顏先
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
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夫璞不字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无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

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
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觸知足矣歸反璞則
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以仁天下天子

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拈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

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无是字曾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

世無騏驎騶耳劉本有之馬字集无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

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

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

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隸本无也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

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

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字一无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

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

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在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无與我赴

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食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
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焉无傷也秦稱之
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无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
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与伐宋之
利也劉本有王曰對曰夫約然一本无然字與秦爲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

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
儼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卒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
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
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卒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
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

一本无
上二字

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

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

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无權籍倍時

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

能割歲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矢非不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
逆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
騫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
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
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字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
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
憎下人也曾本无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
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
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弱夫弱
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
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
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眾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
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
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
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
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
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

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

曾本无強字

襲郢而捷越身從諸

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
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
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
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
前事矣語曰麒麟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
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麒麟孟賁也
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
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
下可跼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

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柏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

待死士令折轅

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折骸

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

是路君之中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宗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

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
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
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
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
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
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
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
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

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
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
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
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劉
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
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
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
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
敵國勝衝撻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
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
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
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
衽无席之之无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
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
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无治在我勞
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拒之患至
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
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
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
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

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
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
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
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
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
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
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
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

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
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
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衛鞅之始與
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
而魏將以己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
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
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力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咥也齊人見戰國策
策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
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
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
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
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
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力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咥也齊人見戰國策

策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

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

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

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

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

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
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
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圻
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
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
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
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
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
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
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

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
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
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无
此十一字
被記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
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
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
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
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
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

能得

錢劉一作待

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

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
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
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
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
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燕王字一必喜士民見
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
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

下功名可立也意者

曾无意者
字史記有

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續

延篤注戰國策云陶

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

世世稱孤寡

錢作寡人與齊久

存

劉作左此亦一計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

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劭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

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

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

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

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

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

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

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

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

與魯君計也曹子

曾无此三字

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

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續別本有敬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

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敞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

立疑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魯一作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

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

絕通鑑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者襄王

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

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劉曰柰嘉單之善下

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

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

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

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

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

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

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
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魯一於
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
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
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
腓錢劉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
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
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
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

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楚楚王受而觴
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
弑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
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
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
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
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
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
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誓首

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
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
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
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
之治曾作始字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
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
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
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
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

時也闔城陽而五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
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
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
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
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
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顯女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

柱頤攻狄不能音泥續云能下壘枯丘音晁改作壘音谿於梧

死丘說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丈

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尚矣歸

於何黨矣續別本无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

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

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

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

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及援枹鼓之狄

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

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

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本不字可不償因

以為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

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敷劉作女竒法章之狀貌

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

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

建太史敷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劉本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君羊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推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

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一作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

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
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
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
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栢
栢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
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今建遷共地志河內有共縣
栢莫塘通客詁精啾古史計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
也不詳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
蘇洵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
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楚
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洵也適

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
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洵
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
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
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臣人聞之可畏也

王谷外齊以文秦莫中可畏也王明於以秦攻齊戰
來之端歸國必皆歸秦以合秦攻齊也且夫前
人稱心非固也齊人言人言人言人言人言人言
為國盟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前

戰國策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

王

劉作楚王一作宋王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

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

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方乘

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

劉作約秦

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

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

錢集轉國

也好

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呂利

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呂廡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元

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戰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戰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呂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呂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呂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一本下更有此言其後三字

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呂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呂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呂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呂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滅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呂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呂曾作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劉作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抗委而服

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呂至此江

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是呂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

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

呂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

有江三字願君必請從死呂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楚因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

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

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兒虎嗥之聲若雷霆廷有狂兇悍車依輪而至王親引
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
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臣身試錢劉試一作式黃泉蓐
蝼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蝼蟻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為王先用真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蝼蟻
黃泉驅蝼蟻藝文類聚新安陵君經拭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
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

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
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
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
為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
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
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劉曾
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
令曰鄭魏者楚之與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
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
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
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做劉楚王何不
呂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
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曾錢一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

使於韓矯呂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
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呂與公
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
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
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
是賞无功也得趙而王无加焉是无善也王不如以
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

續史記作范蛭徐廣一作環

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其茂可

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

也大不如作知事君小不如作知處室吕苛廉聞於

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

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

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

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

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陸集作陘之塞郟陽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

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

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
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
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
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
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地必實於外廐
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
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谷

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
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
逆不忠无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
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
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与秦接壤秦有卒
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无恐反人以入

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无所終薄令君曾作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无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

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魏臣秦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

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方一作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敬馬則從音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曾作陣卒盡矣有本无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

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龍襄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扞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无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
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
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
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
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
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
大王之從車下風湏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

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
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
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
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
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
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
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
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

軼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軼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鄙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

孫本華作章

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

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
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曰兵南鄉葉公
子高食田六百眡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
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
卒交莫敖大心無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
楚國亡之月朔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
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
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林分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

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
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
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
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林分冒勃蘇對
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盭林分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
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
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
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无大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

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狗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无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无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留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无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留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公出地以取

取一本作收

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下有一本

齊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

丘

別本丘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鼠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

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鼠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

欲相臧為昭鼠謂楚王曰睢戰勝

一本下有秦字

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

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本

无

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

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

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

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无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

之幸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

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

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

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
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
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于楚王
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
矣鄭儂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
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
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
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儂遽說
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

敗一作欺

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

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
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
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
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
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一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一作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
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
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
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

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
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
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
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
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
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
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
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
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柶

柶別本
作西

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

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於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

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裒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

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
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
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
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裒聞
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
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
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
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裒而
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

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
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
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相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
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
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

一本有兩
二人字

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

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韓韓三同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
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
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
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
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
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
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
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
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
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嬴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

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夾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擿

裸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呂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

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責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鳥棊一無其字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鳥棊之不如劉无不勝如二字

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今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作戴一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且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且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今劓之無使

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

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
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国雖小絕長續短猶以
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
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
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
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呂俯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

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
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呂其類為招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三同集元以上

十字曾本云一

夫雀

一本夫黃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啣蔭衡奮其六翮
而凌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罝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
之上彼礚礚續礚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拉
矣故書游乎集一元江河夕調乎集一元鼎鼐夫黃
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

乎巫山飲茹谿流

續後語飲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魚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三同元以

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元此輩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

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

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无以字執珪而授之為曾

上有封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
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
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
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

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日齒二字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

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

橫田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呂亳武王呂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臣百里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癩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癩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

也此為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楚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羨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充用趙餓王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怜王可

也因為賦曰

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

寶珍隋珠不知佩兮

布

禕孫作襟

與絲不知異兮問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

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

天下合

合曾作舍

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

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

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

一作候問

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慄慄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汁

明日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日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監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

阮於州部堀穴

三同堀上有陪字

窮巷沈湫鄙俗之日久矣

君獨無意湔

音薦

拔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又

曾又作久

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

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

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

乃字

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

其字

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

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今君相楚王

王字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

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

奈字

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

盡字

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

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无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

於春申君我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申君貴人也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求之園等遠道告客者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日辭春申君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君曰可得見乎吾辭於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申君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无

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曰諾

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

於春申君我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必問汝求之園等遠道告客者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日辭春申君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君曰可得見乎吾辭於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申君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无

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曰諾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王相

於春申君我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必問汝求之園等遠道告客者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日辭春申君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君曰可得見乎吾辭於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申君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无

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曰諾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

於春申君我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必問汝求之園等遠道告客者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日辭春申君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君曰可得見乎吾辭於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申君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无

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曰諾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王相

於春申君我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

必問汝求之園等遠道告客者對曰園有女弟何能

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日辭春申君讀詩有遠道一經故歸待之見我園曰諾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園有女弟曾相聞之使使來

君曰可得見乎吾辭於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歸告女弟環曰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與我離亭園曰諾既

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申君宿明日春申君重言善女

環鼓琴而歌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

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无

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曰諾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

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

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

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

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

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腦殺之此所謂無

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

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

楚老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

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

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

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

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

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丹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丹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

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彘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

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
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
記于此以廣異聞



